

★林武聰

Bye-Bye, 三十

砂朥越星座詩社
文藝週刊
92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九〇年國慶日，我之回憶錄

*萬川

[早安，歡迎收聽本台播出的晨光曲……]
三十要走了，就在今天早上
我只好開車送他到萬福碼頭
為了給他多些留念，從新邦地甲過來
我特地轉進福州第一路再到實甘馬路
他小時住的地方，我知道的
所以他一面聽歌一面喃喃自語：
從前，碎石路兩旁都是養豬人家
我每天在路旁的小溪捉魚，自由自在實在爽
每天只一心一意，想捉我夢裡的魚
不想現在在小溪不見了，柏油路竟也塞車
噯，那家熱帶魚寵物中心是新開的吧？
寵物和魚都賣給從前的養豬人家嗎？
我夢裡爽爽的魚
難道永遠捉不到了？

[地方新聞報告完畢，接著請聽第二段的晨光曲……]
沿著柏油路面的虛線，車子進入浮羅岸路
他遠遠望向交通島上的兩條鐵龍：
真的像浮在岸上哪，動彈不得真可憐
經過消防局時，他歪著頭看雙樓前的南市白貓：
它頭繫紅絲綢，怎麼還偏促不安，落落寡歡？
敢情在思念那愛人同志
咫尺天涯，流落在北街……
靠近大伯公廟了，砂朥越河就在路旁
他低頭：從前，我每天都得死命地
踏著脚車經過這裡，沿著河岸沿著路上的虛線
理所當然的趕去聖多瑪學校
聖人眾多的地方嘛，一切都理所當然
傻傻的我曾問過廟裡的大伯公：為何你真快樂
而我卻開始落落……

[剛才轉播首都的新聞，下來請聽第三段的晨光曲……]
從老巴剎轉到法庭大樓
他抬頭：這法庭，照理說
該有古晉的天空那般古老而先進吧？
繞過中央廣場，噴水池不再噴水
唉，現在才知道，從前
水噴上去又彎下腰原來在畫著問號
向天空，多可惜，現在連噴也不能……
對了，昨晚在樂天酒樓
你和太太抱著女兒一起為我餞行
請我吃酸甜豬肉讓我切掉軟性蛋糕吹熄流淚的
蠟燭後，不也問我要去哪裡嗎？
老實說，我自己還不太清楚
或許該去問問溫先生，我崇拜過的偶像
聽說他最近景文從命了
先天之命配後天之運是他的科學主張哪
這叫我堅信：唯其如是
張愛玲二十出就寫了《金鎖記》
三十年前上海的月……，到了哪裡都叫人永遠讀不完
海明威三十年前完成《戰地春夢》
接著開始醞釀《老人與海》，明誌一個不滅的象徵
而我呢？時間不多了
傻傻的我必須趕緊從夢中出發
走一條自己的路，不管到哪裡不管酸甜苦辣
只要走得爽，與所有的愛人同志
一起動盪，翻騰，然後孤獨，寂寞……

[各位聽眾，今早的最後一支晨光曲是三十以後才明白……]
到碼頭了，好，我這就走了
他拍拍我肩膀，沒有說再見
出了車，一逕走向萬福碼頭，走向協和快捷
沒帶行李，一件也沒有

今早的三段晨光曲就播送到這裡，謝謝收聽……]
上沒有虛線
爽爽地開動了，開向大海
轉車頭，我得快些趕回去

遲了路上要塞車的
最好從實甘馬路抄福州第二路街出幹路重回新邦地甲
要趕著去幹活呵，在最好的新城邦
在福澤深厚的州屬，紮實甘美的國土
要好好的幹，也要好好的看
無垠的天空，古老而先進的天空，是否永恆不變……

BYE-BYE，三十
HELLO，我的路，我的河，我的大海，我的天空

(九〇年寫於古晉，三十走後) ★



殞落 * 稍稍

星子一面猶豫却還是一面把脚步
紊亂的牽絆，撥向前得踢踢踏踏作
響，聲調更加稠密促促起來。
她還在想如果待會碰上萬里怎麼
辦，她一向又不慣嬌揉造作，要是
見着那個萬里，一下子的細胞胡亂
沸騰拉緊着肌膚，把所有的悲憤給
爬上臉去爬得滿滿的，一點都可愛
不起來了。
她摸摸臉頰，她是下意識在乎的。
陽光從墜巷頭窺射進來，套縳着
她的表情；窺探下有點失態。她忙
不迭眼目四顧，方才突然發現銀河
沒跟上來。
說時遲那時快，要掉頭逃已來不
及了。那只落地的玻璃門櫃已靜靜
的在跟前。兩扇門敞開的範圍內，
兩張桌子沿搭沿，吼着面向外。
紙張文件像一座座繁華都市的摩
天樓陣式。一些被欺壓得掛山倒海。
地上的毛氈更難得探得只剩下垂
死的顏色。這樣一間偌大的辦公室，
氣勢糾糾的招牌掛在上面，却像
是一小櫃里一瞥，竟見其龐大得可
以。


銀河在老遠就打住了脚步，隔著
彎角，隔著幾十碼的空闊。萬里走
了出來，這下子果真的把萬里給激
了出來，竟竟跨着骨架，很風姿卓
越。星子巴不得馬上可以奔向萬里，
一生一世只願為他。
星子原本就有點失措，萬里將手
肘撐住門框，兩人似楞在老遠的跳
遠，一高一低的，待細想從頭下來，
想萬里這個人她可以願為他，他
却是在顧及她的同時又為着另一個，
越想就越動氣，哀愁蠢蠢移上臉，
望到他的眼睛裡去了。
銀河即時彈身前來，她生來就是
眼銳嘴利，直腸直肚，揪一把星子
的袖角，把她擲開去，漲紫的臉，
態度極為惡劣，語氣却夢囈般在她
耳邊道：「他還想怎麼樣到底？」
星子垂下頭來不敢掉以輕心銀河
的毒點，到底她是這個閉關里的人，
腦根再靜謐下來思考，過慮性的
觀界總是有限。但她就是壓根兒一
塊石頭，勸多了她聽了也就讓默，
越默下來，倒像一隻弓起背脊聳
起毛準備着隨時彈身上去反擊敵人
的箭，簡直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形
式。
銀河真正的氣餒了，趨前兩步朝

萬里低吼：「走開！你還拿什麼資
格看人家？」想必是萬里沒及時回
過意這出其不意的，要不然就是他
忍辱吞生，棄之不理，仍舊自顧地
行立不動，怔怔的睜眸抒發的是冷
眼旁觀如同一切置身度外的態度。
星子這下子情急的慌了連忙
扯下銀河，這一扯銀河的過度氣餒
即把臉染成一片蒼白，眼神轉
為鄙視，斥這星子竟糊塗到這種地
方，下意識把頭甩向另一面，不去
看她。
恰逢朝陽把頭探了出來，自萬里
的身後，嘴裏悉悉索索（口旁）不
知在咕嚕嚕些什麼，朝星子睜睜又
瞧萬里。星子小心翼翼見幾行事，
就連忙向朝陽打個招呼，便道：「
我們找你來着。」硬要把聲提高
，恐怕萬里聽不到的樣子，以為她
是為着他而來的。但怕只怕她心里
可憐的是想借詞見萬里，這個她朝
思暮想的人哪。
朝陽的兩粒黑葡萄在鏡片下骨碌
骨碌溜了一下，斜睨一會萬里，咧
嘴畢露兩顆尖陷陷的虎牙，走了過
來，笑容從來就沒有這般趣過。
朝陽與銀河走在一起活像一對寶
貝，星子跟在後面，跟得吃力了，
兩脚像是拖着走的。拖到一段距離
時，想回頭望又不敢。那扇門下呀
還站著萬里，就這樣連再見也沒來
得及說就給拉開了，兩眼就不敢眨
，只怕一眨之下，淚滴嗒嗒流成河。
萬里的長辰吉日訂了下來。梁家
大大小小熱烘烘的忙得團團轉，只
有星子一直被蒙在鼓里，深不知處。
萬里始終有點躊躇，還是托了朝
陽把喜帖送到星子手上。他當然自
知很難開口對星子說，反正他想她
總會知道的，不如由朝陽去告訴她。
朝陽也惟恐這隻帖子會挨痛了她，
沒敢送去，只在電話里頭期期艾
艾老半天，最後還道：「最好是妳
不去。」
她聽得鼻子都酸了一大截。所有
的人都關心她，只有在萬里的心里，
她是微不足道的。他雖然連一句
話也沒有對她說，至少叫她以後不
要再等他，或者索性就說他根本没
有愛過她。他不愛她，她是一廂情
願的。
她借著旁邊的磚牆把整個身子攀
上去，肩膀攢攢抖抖的都縮成一團，
彷彿在牆上，她的耳朵聽到那個
萬里的脚步声，聽着聽着，漸漸遠
了。她的散泣聲在空氣中一搭響起
來……

早上
我去上班
窗窗戶戶，戶戶窗窗皆公式地
展示
……州國、州國、州國……國州、國州、國州……
的旗幟，如儀仗隊隊伍夾道排開
我一一檢閱

昨夜
電視台把獨立廣場的慶典盛況
通過電視的螢幕傳真
倒
數

三
二
一
[點地卡，點地卡，點地卡，點地卡……]

我就恍惚睡去并發覺
每一方寸的土地都砌滿了點地卡，砌成一面
 升起

昇
迎
風
的
姿
勢
當我睜開眼睛時，電視
沙沙也笑着，且有無數小小精靈跳動
——時間是早上七點

早上七點
我去上班
窗窗戶戶，戶戶窗窗皆愉快地
伸展
……州國州國州國州國……國州國州國州國州……
的旗幟，如儀仗隊隊伍兩道排開
我檢閱着很是得意

乒鈴乒朗一聲巨響
我發覺，我躺在眾人之脚下的柏油路的窟窿旁
腳踏車的輪子自顧自的轉着
我聽到：
非要去見識見識
亞洲排名第二佳的公路不可
吐之我口
瞬時
張張合合張張合合萬口向我俯衝……

●人世間●

[BYE-BYE，三十]，在短短一句多鐘里，隨着晨
光曲夾新聞三文治轉動，繞古晉市一週，冊載就如此這般
轉過。詩人的天空，「該有古晉的天空那般古老而先進吧？
是否永恆不變……」猶如對文學的執着對詩的熱忱，
是否永恆不變？或者，這種憂慮是多餘的。因為從今天始，
詩人已下定決心，「走一條自己的路，不管到哪裡不管
酸甜苦辣」。乘着「協和快捷」開向沒有虛線的河、開向
大海、開向第二個冊的海闊天空。如果說，余光中「詩化
散文」，而林武聰這首「BYE-BYE，三十」則可說是
「散文化詩」（異於「散文詩」）。要特別強調的是，我
們不應透過狹窄的染色鏡片來看「散文化詩」（正如「詩
化散文」一樣），而應以一種「落實」（相對於高不可攀）
的角度來欣賞它，以及其流露的真摯之情。最低限度，
詩人應該持有這種精神——不時以創新的手法與形式去呈
現他的作品。「星子」所以「殞落」（自殺），在冥冥中
似乎早有伏筆，當然，梁家（萬里）要拜天地了，所獲的
新人並不是自己，那種絕望之情，乃是「殞落」最大的動
力。聽人之勸告而保持「靜默」通常有兩個可能：一是反
擊之前夕，二是自卑消極的表現。「星子」顯然是屬於後
者。故「倒像一隻弓起背脊……準備……反擊」的貓
……」等句，乃是言過於實的句子，把讀者的注意力帶
嚮原有的軌道。（胡奕）